

城市节拍 | 张 胤

# 新的一年 愿生活多糖少冰

一个朋友在微信留言,说她的2021年糟糕透了。毕业后一直留在上海打拼,原计划和男友稳定点就年内结婚,却在2021年最后一月分手。正好,公司宣布裁员,她没能幸免。之前关于未来的计划,一下子全都落空,不敢把同时失恋和失业的事告诉家人,也不愿回到老家,还想再挣扎一下。前些天还生了一场病,一个人在医院挂水,已经连续好几天了,没有人陪护。输药时很痛,护士把阀门开得很慢,这让她觉得生活特别难熬。

毕业离校,好像完成出厂设置后,就不再有人管我们的思虑与彷徨,可我们依旧有选择奋斗的权利。用什么样的模式去面对生活,全凭自己。

如果我们逃避了风险,躲避了责任,成功地掩饰自己的才华,心甘情愿地收敛欲望的獠牙,是否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完一生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一个人就像是一粒种子,天生就有发芽的欲望。只要是一颗健康的种子,哪怕被埋于地底,被冰雪封盖,被雨霜打击,只要胚芽还在,一旦时机成熟,还是会在阳光下探出头来,绽开勃勃的生机。

当你正处于也许看不到尽头的低谷期,相信那绝不会一直持续。对变化保持信心,对时间寄予希望,身处困难的时候,静心等待反而能够调整自己的状态。

等到这个低谷期过后,你会发现,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

感谢我的文艺,让我在这庸常的生活中能给灵魂一种放空的方式。有人说,写作是一门孤独的手艺,但我更觉得它是在帮我寻找同类。感谢文字的力量,在展现一种难能可贵的意念的同时,抚慰到那些挫败受伤的同类。

理想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让今天做的事更有意义。现实也不是让你苟且的,而是理想的一块块具体的拼图。这是前阵子罗振宇在跨年演讲时说的一段话。经历得多了更明白,在忍耐仁慈与冷酷无情之间跌打滚爬往复摸索,才是这尘世间的众生相。

我们都曾痛苦过,曾落魄过,也曾沉迷在消极的情绪中不知归路;曾以泪洗面,曾心如死灰,也曾悲痛欲绝,去宣泄、

去放肆、去歇斯底里。只是,哭过之后就别再回头,别再扎进深海却埋怨别人不投以救生圈。熬字底下四把火,却是什么都扑不灭的信念。

当紧盯着屏幕,高强度地工作,在即将赶完稿件电脑却突然崩溃的无力瞬间,剩下的只是风尘仆仆,一脸倦容,孤单至极。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平凡人,每一步都要比别人更努力才能从黑暗走向黎明,所以一步都不敢慢下来。日子不会因为日历一页一页翻过而变好,很多时候,不是看到希望才要坚持,而是坚持了,才会看到希望。虽然无法与时间对抗,但当新年的钟声敲响,还是会怀揣新的希望,默默地抚着胸口,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醒来。对我们来说,看见希望,感到不孤单,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年岁渐长,才发现人生最难留住的是过客匆忙。在命运这趟旅程中,谁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翻遍想看的书,走遍想去的地方,拥抱想爱的人。曾如胶似漆的好友,现在躺在通讯录里成了遥远模糊的空号。萍水相逢的人,聊天的时候那么轻松,却还是无联系;曾经爱过恨过的人,躲过了心魔,却还是不能在一起。一年又一年,有人离开,有人到来,有人经历迷茫,有人走向顶峰,有人痛失挚爱,有人拥抱新生。过去的一年,工作还是依旧那么忙碌,生活也没有对我厚待几分,但庆幸的是多了一个陪伴的身影。

有人说,时间推着我们一刻不停地往前,这是一个不可违逆的过程。我们总需要一个特殊的日子来纪念过往,然后再以新的姿态重新启程。那些岁月赋予我们的痕迹,希望不只是生理上的皱纹和衰老,也会有时间淬炼的周密和大气,变得更加坦然和练达。

2021年已经跨过,即便依然还有没做完的工作,有午夜梦回会想起的人,有还没实现的梦想,也只有在2022年里继续努力了。希望我们想要的都可以拥有,得不到的都能释怀,坦荡地站在太阳下,能被坚定地选择。新的一年,愿生活多糖少冰。

石库门前 | 亦然

## 海派爱情

上海的夜晚如此喧闹,上海的夜晚又如此安静。不过这样的安静,隐隐透着一种不安分。

当年轻人在深夜里用热红酒致青春的时候,比他们生肖大一圈的中年人已经进入了等待被闹钟唤醒的、谨小慎微的卧床时间。不是每个夜晚都能无障碍地迅速入睡,中年人也有不想睡或者睡不着的时刻——虽然大概率上诱发失眠的会是工作、孩子或者明朝吃啥,不过也有可能,事关爱情。

但凡爱情,总要做梦。所谓做梦,就是在脑子里瞎三话四。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编织神话,一个关于爱情的神话。

要怪就要去怪老白和老郭这对文艺男中年,在全网都在嘲讽“恋爱脑”的时候,偏偏撺掇着阿姨爷叔们思考爱情,实践爱情。

爱情就赛过是从小学一年级考到大学毕业的无数张卷子,再用功再聪明的小囡也会有考砸了的时候,问题是年轻人进爱情考场是名正言顺的,考砸了无非是吃顿生活下趟再考。但对于中年人来说,一旦在爱情这门课上老驹失蹄就要背负老十三、寿头之类的骂名。因此,无论是未婚剩中、离婚差生还是婚姻质量糟糕或者非常糟糕的已婚中年人,在情场上失意后基本上都是打落牙齿和血吞,混到更年期拉倒。

偏偏伊拉不买账,伊拉非但要在梧桐区谈朋友,还要拍成电影撒

狗粮。于是,一场事关全体中年人的爱情神话终于在海派的、保守的、低调的沉默中爆发。

中年人性格基本定型,事业上也能晓得自己几斤几两,怎么可能会在情场上输给年轻时候的自己?唯一余额不足的是热情。热情这种玩意,年轻人是生理性的不会匮乏的,然而一旦上了些年纪,热情只能自己给自己。

未婚剩中和离婚差生都不要再单着了,一次或几次失败不等于永远失败,余生很长,去正正经经找个温暖被窝和枸杞泡咖啡一样要紧。要么去人民公园开辟一个中年相亲专区?成功率应该比隔壁的青年专区高。单着的小年轻都是因为没吃过苦头而挑,单着的中年人已经吃够了生活的苦,不敢再挑了。

至于已婚人士,也不要再躲在手机屏幕后看着撕破脸高调离婚的明星丑闻而幸灾乐祸,没有离不代表爱还在,也许只是因为钞票没有明星多或者接盘侠不好找。朋友啊,还是花点心思在依身边这个曾经很爱到非要特伊结婚的人身上,多沟通、多消费、多牵手,假装还在轧朋友。没准这个逐渐失去魅力的老友可以发展成谁也离不开谁的灵魂新伴侣。

敲黑板时间到。人到中年,准时上班已经不需要再做劲道,但爱情需要用功了。让平淡的爱起来,糟糕的治愈起来吧。马上就要降温了,大家去马路上轧朋友的时候要穿好棉裤。

金山枫泾古镇以北丰桥、竹行桥、清风桥三桥聚一景而享盛誉。在朝阳初露或落霞时分,常常游人云集,坐享其随时而变的风采,观者画感顿生,文者诗兴盎然。

据镇上朋友介绍,枫泾的桥有三十余座,远不只我们特别垂青的三桥。于是,每次去枫泾,又试图细心数数,花岗石砌成的、姿态各异的拱桥,究竟有几座。可直到今天,都没做到一清二楚,只是觉得一桥过后又一桥,莫非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情景再现?不过,我与这儿历史最久、建于元代致和年的圣堂桥多次谋面,这座造型古朴的石板桥,与周边形成的“小桥流水人家”,已同样令人怀想。

枫泾的桥近在咫尺,想念它了,随时可见。旅途中遇见好看、有意思的桥,有可能只此一次,得用照片或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而我三次下扬州,三次去见五亭桥,则是例外。这座造型颇为奇特的桥,四角修了四个方亭,正中的亭是重檐的,并且水中的桥墩亦有四翼,每翼又有拱形桥洞三个,共有大小桥洞十五个。清代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说:“每当清风月满之时,每洞各衔一月,金色荡漾,众月争辉,莫可名状”。可惜,我三见五亭桥,都没在最佳时间与这座筑于莲花埂的名桥同框,还是留了点遗憾。

有桥必有水,诗仙李白有“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之句,可见水与桥在景中的重要关系。西湖苏堤春晓闻名天下,得于六座石桥的助兴,白堤的断桥残雪,更令无数骚人墨客竞折腰……名桥林林总总,数不胜数,

又靠文人墨客传颂而流芳千古。

2021年,乘疫情缓和之际,我去徽州旅游,小住民宿三天,无意间,在其附近,被一座名不见经传的通济桥吸引住了。

这座落址黟县古县城的三孔石拱桥,八百年前就已在这里横跨漳河。它长三十二米,高十米,桥面宽阔,似可并行三部轿车。然而,花岗石的桥阶、桥面坑坑洼洼,就像古稀老人的牙齿,

没去“整旧如旧”,倒是极有沧桑之感。如今,桥只能行人和通人力车。通济桥虽垂垂老矣,其立于漳河之上,在绚丽的阳光下,却依然十分气派、风度翩翩。我站在桥上,揣摩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古桥过往:曾经,车声辘辘,人语切切,无数徽州人通过这里奔赴京城、奔赴四面八方;曾经,无数徽商为了生计,日夜兼程,忙忙碌碌地往返于这座古桥。“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桥下亦是风光无限。徽州自古繁华,通济桥述说往事并不如烟。

这时,虽是枯水季节,蓝天下,浅绿的漳河水,依然涓涓流过桥洞,河边三四个女人洗着红红绿绿的衣服,依着岸阶,“啪啪”的凌乱捶衣声传得很远很远。在更远的河道里,细流和水潭在日光下,躲躲闪闪地泛出耀眼的光。河边有几位老人在垂钓,泥塑般一动不动盯着水面。也在这时,通济桥下,几部挖泥机正“吭哧吭哧”地作业,漳河的河道正在人工加深,河岸正在砌石块,两边的破旧建筑正在拆除,年事已高的通济桥和它的周边,将迎来一个新时代。

无论枫泾三桥、黟县通济桥,都是历史见证。桥说不尽,那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通往彼岸的桥。

行吟足迹 | 冯强

## 说桥